

小年這天，有一位許多年不見的朋友忽然回港過年。他甫一到埠，便鼓噪着要吃煲仔飯。一路上他唸唸有詞，我特意未吃午飯的肚子，不由亦有些莫名其妙的企盼。

食肆在堅尼地城一老街上，店不大，也談不上窗明几淨，甚至略顯幽暗。我們到時已是午後兩點多鐘，可門口還有不少人排隊等位。友人找店家拿號牌，服務員問「搭不搭枱（拼桌）？」他連忙答應。裏面翻枱如風捲殘雲，剛進去的人椅子尚未坐熱，下一波眼神已在門外灼火鎖定。望着街角蔚然如蓋的老榕樹，我倆邊曬着太陽邊等叫號。友人說，其實煲仔飯一年四季都能吃，但總覺得冬天吃最應景，寒風吹臉是冷的，飯在嘴裏，如遊子懷念一樣，是灼熱的。即使香港天氣不太冷，但微微凝滯的空氣裏，一隻砂鍋「滋滋」作響，蓋掀起，一股沁人米香、油香混着鍋底焦香直衝鼻尖，這種味道是那麼遙遠而又熟悉……他想了幾十年！

「九六」，終於到我們了。一張十二人的大圓桌，搭枱的五撥人相互不認識，有周邊街坊母子，還有慕名而來的遊客和潮人，也有附近校舍的大學生。大家各自開壺茶，拿菜單劃勾點單。接單的阿姐行色匆匆、忙得團團轉，講話又急又快。對面的內地夫婦明顯不知點心和煲仔飯是兩份餐單，我趕緊遞去另一份。他們連致謝並細細討教，幾人等餐間隙驟地聊起來。

煲仔飯歷史有多悠久？最早可追溯至周代「八珍」製法，唐代演變為加入肉絲、蛋液的「御黃王母飯」。但我總覺不甚準確，御黃王母飯按史書食單所載，大約是以肉菜澆於黃米飯上，聽起來更像蓋澆飯，完全不同於煲仔飯之飯菜一鍋烹煮。煲仔飯為嶺南飯食名，

「仔」是小東西之引申意，煲仔即小砂鍋。其之味美，不僅僅需新鮮的食材、特殊的米，更要用砂鍋或陶煲，在煲底刷薄薄一層豬油，再加武火煮沸、文火慢燉的火候掌握，才會香之四溢、誘人口腹。儘管煲中有葷有素，但米飯卻是煲仔飯之靈魂。一鍋地道煲仔飯，用米講究為上。據悉明代增城白水山上有棲雲寺，寺中兩位僧人將四海雲遊所收集的稻種雜種，漸育成佳品。山下村民們獲贈後種植，米粒纖長瑩白，煮熟後粒粒分明、不黏不爛、乾爽有嚼勁，稱之「寺廟米」，諧音「絲苗米」，做煲仔飯恰如其分。清末赤坎開始出現大米加工坊，開辦米店，米業規模在開平為冠，甚至還引進泰國等南亞米。

煲仔飯花樣繁多，諸如臘味、豆豉排骨、香菇滑雞、梅菜肉餅、筍乾豬肉等，食客各憑所愛各取所需。當中既有主食，也有副食，兩者結合，實乃美味佳餚。可能因遠古時期物質匱乏，肉類得之不易，又沒有冰箱儲存困難，只能以鹽醃、煙熏、風乾等自然方式延長保質期。我猜那時煲仔飯應該多是用臘肉，菜式麵點烹製更必放豬油，臘肉汁滲進米飯，濃郁鹹香、肥而不膩，口感堪稱絕妙，遺澤至今。一般說吃煲仔飯，基本特指臘味煲仔飯。

香港人鍾愛煲仔飯，每一桌幾乎每個人面前都有一鍋不同食材的煲仔飯。旁邊獨自食飯的小哥，在港讀書多年，笑言常會一個人到店裏，叫上一鍋煲仔飯，細細品嘗，在齒舌間細嚼半天才捨得嚥下，盡情享用一種緊張課業後的悠閒愜意時光。他如今早已嘗遍所有口味，可對有甜有鹹又混雜着濃烈酒味的臘腸偏好，始終未變。

這桌分點的煲仔飯先後都來了，蒸騰的鍋氣，氤氳的油香，味道親切如初。多少倏忽而



◆春節臨近，香港利東街掛滿大紅燈籠，一派喜慶氣氛。

新華社

一日不如一日；過了八十，那就一時不如一時了。那人窮極一生，究竟在追尋什麼？

人生本來就是不斷去感受、體驗，以及各種意義的疊加，並非一定要做一些世俗公認為有意義之事，真正的意義是自我賦予。如果願意，你盡可觀風聽雨、追雲逐月、天天吃餃子煲仔飯。若當下是享受的，內心是豐盈的，那便是有意義的。天道輪迴，世事無常，明天和意外，永遠不知哪一個會先來。這人世間總有太多來不及，一眨眼就是一天，一回頭就是一年，一轉身就是一輩子。我們終其一生所追求的，不過是三餐四季、家人閒坐、幸福安康、燈火可親。然而當新年鐘聲敲起，幾多遠行他鄉的人，回不去，也走不出、看不破，又有多少不曾回家？又何時踏上歸家的旅途？

過了小年，又一年春節迫在眉睫。小孩子興奮地盼望着，過了年，自己又長大一歲，但大人們則嘆息又老了一歲，團圓、思念、重逢、離別……萬般滋味在心頭。游子也好，學子也罷，過年從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，家味、年味最濃處，是家人相伴、親情雙向奔赴，圍爐把盞，相約今宵。

過年回家，回家過年！

過的往事，鮮活如眼前的笑靨，又悠長得彷彿幾度輪回。牛肉臘味雙拼加蛋，友人手起勺落，趁熱開拌。鐵勺與鍋壁咚咚碰撞，砂鍋端上時炙燙，熱度逐漸減卻，餘溫中鍋底滋啦悶響，肉、蛋、飯、醬、葱融為一體。白、黑、黃、綠，間或嫩黃薑絲，怎不令人垂涎欲滴？他忍不住連吃幾小碗，香、潤、軟、甜，還帶一點點糯，暈染出多層滋味，一口口食回記憶中的老味道，細細地重溫失去多時的感覺。我忙給他挖飯焦。底層的鍋巴金黃酥脆，浸滿豐厚油汁，入口香醇。若說米飯是煲仔飯當之無愧的靈魂，飯焦便是飯之精華。在家家使用電飯煲的今天，更是獨一無二、不可不品。

一鍋煲仔飯，我們吃得酣暢淋漓。友人極為撐脹，卻直呼這是最愜意的享受。他在家鄉，吃到了食物最本真的快樂，吃出中國人對「家味」極為樸素的追求。梁實秋先生曾言，人到五十歲，就覺得一年不如一年；過了六十，就感覺一月不如一月；過了七十，就感覺

## 成立「非同劇團」首演《安國紅玉》

# 梁非同冀以年輕人角度推廣粵劇

### 演藝潮流

粵劇界花旦新貴梁非同自小便立志當戲曲演員，自16歲開始接觸便迷上了粵曲。非同由八和學生到粵劇新秀，及後正式挑大樑成為獨當一面的花旦，去年三十而立，更成立了「非同劇團」。梁非同感恩這十幾年遇到很多恩師、前輩的幫助及指導，她希望未來以年輕人的角度去推廣粵劇，吸引更多年輕觀眾接觸粵劇文化。

大公報記者 文霏霏

梁非同去年6月成立了「非同劇團」，創業的首炮出品，新編粵劇《安國紅玉》將於3月6日至3月8日於高山劇場新翼演出。除了非同會擔任正印花旦演出外，亦邀請了文武生王志良、小生莫華敏、二花曉瑜、丑生符樹旺及武生吳國華合作。作為劇團的話事人，非同這次不單是純粹演出，還要身兼多職。這位新生代花旦早前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，分享了自己的成班之路及未來目標。

### 參與「粵劇新秀演出」計劃

梁非同自小受熱愛粵劇的父親薰陶，對粵劇亦產生濃厚興趣，在11歲時已立志成為戲曲演員。16歲時，非同參與了八和粵劇學院的青少年粵劇演員訓練班，成為第二屆畢業生。之後參與「粵劇新秀演出」計劃。大學時期她修讀文化及遺產管理學，而後再於香港中文大學升讀文化管理碩士，並於香港演藝學院修讀中國戲曲高級文憑（粵劇表演），也曾赴北京深造，學習京劇及川劇。

在香港要成為粵劇演員，除了要勤練功，化妝、置裝也是自己一手包辦。非同不諱言至今已有接近十個衣箱，每件戲服都極具分量，估計單是戲服連飾物總值也超過百萬，亦要找地方擺放，表示這是粵劇演戲最大的支出，也是重要資產。而化妝是她於八和粵劇學院上課時學習的。作為粵劇演員，練功是基本需要，非同坦言每次壓腿、踢腿時都會很痛，心想：「為何我要選擇學戲？」但實際上她從沒後悔過，對粵劇的熱愛多年來有增無減，從沒想過要放棄。

究竟粵劇有什麼吸引力，令非同如此熱愛呢？她想了想說：「都市女性好獨立剛強，但戲曲世界中的女性具東方美，花旦的柔軟像搖風擺柳，當中亦有其堅韌。不論是肢體語言，唱腔跌宕，裝扮上的頭飾、水袖、步法，都包含着剛中帶柔，柔中帶剛的韻味。我正就迷上了戲曲世界中的女性，很希望自己也有這種氣質。」

由最初接觸粵劇，到現在擁有自己的劇團只是十幾年的時間。非同都承認自己的進程是很快，很感恩得到很多前輩、貴人的幫

質。梁非同稱自己迷上戲曲世界中

大公報記者文霏霏攝



梁非同  
小檔案

粵劇女性旦角演員，於八和粵劇學院第一屆青少年粵劇演員訓練班畢業。  
年齡：31歲  
演出作品：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新梁祝》、《新胡不歸》  
《白蛇·許仙情越千年》等

影，在粵劇中會加入電影手法，讓戲曲呈現新的審美、視角。」

### 推動戲曲納入高校課程

為了讓更多年輕人接觸粵劇文化，非同亦曾參與學校的導賞活動，她發現很多學生及老師原來都對戲曲有興趣。她說：「戲曲演員『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』，與學生要努力才得到好成績也是一樣道理。戲曲中亦很多玩家熟悉的故事如《花木蘭》、《帝女花》，只要多跟年輕人交流，便可以拉近距離。」她不諱言香港做戲曲演員並不簡單，很多年輕演員一直默默耕耘。像普通演員一樣，很多演員為了支持自己的夢想，花掉積蓄，又或是要兼職去繼續追夢。

戲曲演員生涯是否不易呢？非同指自己不追求買名牌，最大的投資便是置裝及找倉庫存放，所以暫時都沒問題。她覺得現在戲曲行業的透明度比以前大了很多，以前若不是有熟人推薦是難入行的，但現在坊間已有很多訓練班，八和會館及演藝學院也有相關課程。本身粵劇界也渴求有新血加入，因為沒有下一代接棒，實在難以維持生態。她說：「在大學也有做學生導賞推廣，我亦曾跟一些學校聯繫，希望將戲曲文化納入學校的藝術課程。如果當中有一位學生了解過後覺得有興趣，再推廣給身邊朋友，就已經是最大的幫助。」但非同現時無意收學生，或以教師的方式去推廣粵劇，她覺得現階段她應以表演者身份去呈現更多故事，以舞台形式推動粵劇文化。

**楊紫瓊獲柏林影展終身成就「榮譽金熊獎」**

【大公報訊】第76屆柏林影展於2月13日凌晨舉行開幕禮，奧斯卡影后楊紫瓊獲頒象徵終身成就獎的「榮譽金熊獎」，成為影展史上首位獲此殊榮的亞裔女性。圖片來源：Berlino.de

楊紫瓊當晚從著名導演Sean Baker手中接過獎座，Sean Baker自言是楊紫瓊的影迷，表示：「楊紫瓊是銀幕奇才，她不僅出現在電影裏，更能改變整個空間的氣氛，她一出現在銀幕上，你就能感受到氣氛的變化。突然間，一切都變得更加重要了。」他還感謝楊紫瓊「幾十年來令人難忘的表演，為我們所有人提高了標準，並提醒我們當初為什麼愛上電影」。楊紫瓊領獎時稱期待與Sean Baker再度合作，並笑言「只是別再拍激情戲了」。

身着簡約禮服，露出訓練有素的手臂和肩頸肌肉線條，楊紫瓊在台上手握獎盃，回憶道：「我從未想過一個來自馬來西亞，熱愛自律、跳舞、懷揣無限夢想的女孩，會在故事中走得如此之遠。」她表示自己一路以來跨越了語言和文化，跨越了地理空間和影片類型，「有時從容，有時略顯艱難。但好奇心和對電影的深深信賴一直指引着我。電影成為了一個可以容納我的矛盾、力量、脆弱、嚴肅、樂趣，可以扮演控制和服從的地方。它不僅給了我一個職業，也給了我一段超出想像的精彩人生。」

楊紫瓊鼓勵新一代年輕人，「尤其是那些感到不被關注或格格不入的年輕人，請記住，你的聲音早已屬於這裏。你的與眾不同無需被糾正，它正是你的力量所在。」最後楊紫瓊緬懷已故的父親：「我內心深處依然住着那個只想讓父母為我感到驕傲的小女孩。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，無法親眼見證這一刻。但我會一直帶着他的自律、他的沉穩、他的『凡事值得做，就值得做到最好』的信念。如果他能看到我今晚站在這裏，手捧這座金熊獎盃，我知道他一定會微笑。」

▲楊紫瓊在電影《臥虎藏龍》中飾演俞秀蓮。



▲楊紫瓊在電影《臥虎藏龍》中飾演俞秀蓮。